



民兵号出航

(民兵演唱选)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民兵号出航

(民兵演唱选)

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

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

民兵号出航

(民兵演唱选)

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政治部宣传部编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5印张 120,000字

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000,001—161,000

书号 10168·111 定价 0.32元

毛主席语录

兵民是胜利之本

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、政治落实、军事落实

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，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。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，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。这样，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，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。

目 录

- 民兵指导员 (相 声) 周嘉陵 郭海彬 (1)
- 坦克历险记 (相 声) 陈增智 余永定 (15)
- 老号兵 (相 声) 郭扣宝 (29)
- 严雪梅护线 (苏州评弹) 汪士忠 (42)
- 公园“猎手” (上海说唱) 朱 浒 路 俊 (54)
- 狼批林贼黑“战术” (群口词) 李建新 谢建基 (68)
- “小闸管” (扬州评话) 杨靖钧 张树滋 (73)
- 小向导 (故 事) 栗 谦 (85)
- 红苗赶脚 (快板书) 羊玉彩 (98)
- 金妈妈看家 (山东快书) 陈增智 (112)
- 端炮楼 (山东快书) 陈增智 (125)
- 全民皆兵就是好 (歌 曲) 陈大笑 词曲 (139)
萧 黄
- 姐妹六人一门炮 (女声表演唱) 谢晋渤 等词 (140)
王 春 军曲

民兵指导员

(相 声)

周嘉陵 郭海彬

甲 你认识我们指导员吗？

乙 你们指导员是谁呀？

甲 就是咱们民兵连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第一把手。

乙 这我知道，我问的他是谁？

甲 谁？咱们全局召开的民兵代表大会上，他作过经验介绍，你没听过？

乙 我跟你不是一个单位。

甲 啊，你不是咱们邮电局的？

乙 差不多，我是供电局的。

甲 这难怪了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指导员从小跟我在一块儿，一块儿生活，一块儿学习，一块儿出班，一块儿投递，一块儿开会，一块儿演戏，……

乙 全一块儿啊！

甲 他对我了解，我对他熟悉，他比我长进，我比他淘气！

乙 其实你也不错啊！

甲 差远啦！指导员路线斗争觉悟比我高，敌情观念比我强，看书学习抓得比我紧，思想工作做得比我好。

乙 那可是一个优秀的民兵干部。

甲 可就有一样，他始终没赶上过我，这方面我有信心。

乙 什么赶不上？

甲 从生下来到现在，我一直比他大两岁！

乙 嗨！就这呀。你们有这么好的指导员，你们连的工作一定搞得不错。

甲 那当然！在指导员带领下，咱们连的战备训练搞得热气腾腾；指导员跟咱们一块儿学马列著作，一块儿读毛主席著作，一块儿去出操，一块儿学走路。

乙 这么大人还不会走路？

甲 指导员说，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，咱们邮电民兵一定要学会走路，练好一双铁脚板。

乙 对，练好铁脚板，打击帝修反！

甲 将来打起仗来，咱们就能够灵活机动，保证邮电通信畅通无阻，万无一失。

乙 你们指导员真是事事从本职出发，处处打战备着眼，这怎么看，我也得好好学学走路，练练爬树。

甲 爬树干么呀？

乙 我是供电局的啊！

甲 那也不用爬树啊！

乙 将来打起仗来，电线炸断了，好爬上去接呀！

甲 哦！这也是结合本职工作。

乙 这是向你们指导员学习的。

甲 指导员和咱们一块儿挖地道，一块儿炸碉堡，一块儿翻跟斗，一块儿耍大刀，……

乙 嗨！你越说越没谱了！

甲 有谱。（唱）“披星戴月下太行……”

乙 演上赵勇刚了！

甲 这是指导员带领咱们排练革命样板戏《平原作战》。

乙 用人民战争思想对大家进行形象化的教育，

甲 对了。凡是我演得不够的地方，指导员还把着手教我。

乙 你和指导员的关系真好哇！

甲 不，有时也不那么一致啊！

乙 啊，你们产生矛盾了？

甲 是啊，咱们局的生产任务本来就很重，加上战备训练，战备教育，已经够紧张的了，可是指导员还主动向指挥部提出，要去参加地区的民兵联防。

乙 民兵联防？就是晚上到街上去巡逻。

甲 是啊，你说有必要吗？

乙 当然有必要！专政是群众的专政，我们民兵是人民子弟兵，是群众专政的主力军嘛！

甲 我知道，可现在是东风浩荡，红旗飘扬，无产阶级专政就象那铁壁铜墙，要害部门有解放军巡逻站岗，公安部门会处理阿飞流氓。咱们民兵的任务很清楚：平时搞好本职工作，战时配合部队打仗，……

乙 你还一套一套的呢！

甲 阶级敌人是小小泥鳅，掀不起大风大浪！

乙 这是典型的和平麻痹思想！

甲 指导员说我这种思想是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的反映，是中了刘少奇的毒，上了林彪的当！

乙 一点不错！作为一个民兵干部，有这种思想可太危险了！

甲 指导员当时拿出一张报纸，指着一篇批判文章让我看，我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了一跳！

乙 怎么？

甲 林彪胡说什么：民兵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生产。他的一个黑干将也说：民兵参加阶级斗争是多管闲事，是专政的多中心！

乙 简直是胡说八道！

甲 一看这几句话，我一个劲儿掏口袋儿。

乙 干嘛？

甲 找手绢。

乙 出冷汗了！

甲 指导员掏出手绢替我擦去了头上的汗水，亲切地对我说：“作为一个民兵干部，咱们应该认识到，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。”

乙 所以林彪一伙恨得要死，怕得要命！

甲 “他们竭力宣扬孔孟之道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。在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上，始终存在着

尖锐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。咱们不能把民兵联防仅仅看成是巡逻放哨，更重要的，是让我们民兵永远站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，平时，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去管理和改造城市，战时，和解放军并肩战斗，保卫和坚守城市。”

乙 说得太对了！

甲 通过指导员的帮助，我想通了！

乙 思想通了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甲 对，我作为副连长，思想问题解决了，事情就好办了。但是还有具体问题没解决。

乙 啊，你还是副连长呢！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？

甲 参加民兵联防，每天晚上得派四个人去巡逻执勤。

乙 那还用说，派吧！

甲 派谁？派你去成吗？

乙 我不是你们邮电局的。

甲 是嘛！指导员对我说：咱们局的工作岗位是一个螺丝一个帽，白天要送信送报，晚上要巡逻放哨，生产战备都很重要。你看什么时候睡觉？

乙 哟！这倒是个具体问题，总不能不睡觉啊。

甲 有办法！晚上巡逻咱们参加，白天投递工作丝毫不受影响。

乙 那什么时候睡觉？

甲 送信的时候睡！

乙 送信的时候……？骑着车，拿着报，还能睡觉？……

- 甲 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一边儿送信，一边儿睡觉。
- 乙 一边……那还是一样！
- 甲 大家都说这办法好！
- 乙 还好？谁出的主意？
- 甲 指导员！
- 乙 指导员？
- 甲 他说，咱们局共有三十六块地段，原来由三十六个同志负责投送，现在减少到三十二个人，不就可以抽出四个人了吗？
- 乙 是啊！
- 甲 这不就是一边儿三十二个人送信，一边儿四个人睡觉嘛！
- 乙 哦，是这么个一边儿、一边儿啊！
- 甲 接着，全连掀起了一个苦练基本功，争当多面手的热潮。不到一个月，全连三十六块地段儿，我基本上熟悉了十九块半，占总地段的百分之五十三。
- 乙 你还真有两下子！
- 甲 我有啥！咱们指导员已经掌握了全局所有的地段儿，占总地段的百分之一百〇八！
- 乙 怎么还有“〇八”呀？
- 甲 这“〇八”是街对过兄弟支局的地段儿。
- 乙 好嘛！连兄弟支局的地段也管上了。
- 甲 指导员说，这条街是咱们连负责联防的巡逻地区，一旦发生敌情，坏人跑到街对过儿去了，咱们只熟悉这边，

不熟悉那边，能抓住吗？

乙 对，只有熟悉了情况，将来发生敌情，才能够争取主动，克敌制胜。

甲 干嘛将来呀？上个月咱们就经历过一次实战考验！

乙 噢？

甲 那天晚上正好我当班，和三个同志一块儿去巡逻，晚上十一点多钟，咱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的街心花园，只听有人喊：“艾师傅！”

乙 喊谁呀？

甲 喊我。

乙 你姓艾？

甲 对，叫艾兵。

乙 谁在喊？

甲 小王。

乙 啊，你们认识。

甲 他住在我负责投送的地段里。

乙 这么晚了，他一个人在这街心花园干嘛呀？

甲 等人哪！

乙 等人？

甲 是这么回事儿，前几天他和从黑龙江回来的弟弟带了照相机到西郊公园去玩，两人想合拍一张照片留个纪念，正愁没人帮忙，这时从旁边过来一个人，主动替他们拍了照，他说他是业余摄影爱好者，还愿意替他们冲好印好，约定今晚见面。

乙 啊？

甲 当时小王还不太好意思，这人说：“没关系，四海之内皆弟兄，交个朋友嘛！”

乙 这个人，味儿不对呀！

甲 是啊！这时候只见前面过来一个人。

乙 大概找小王的人来了。

甲 我细细一看，是指导员。

乙 这么晚来，一定有事。

甲 他刚从指挥部开完会回来，他问我刚才和谁说话呢。我把情况一谈，他说：“这个线索很重要！”

乙 啊？

甲 他说，指挥部最近发现在咱们地区有人利用替别人拍照片印照片的机会，散发黄色照片！

乙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动向。

甲 据揭发人说，这家伙是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！

乙 那小王要等的那人多大年纪？

甲 我们过去一问小王，他说也是五十多岁！

乙 太巧了！

甲 指导员当时想：“会不会就是那个姓傅的？……”

乙 姓傅的？怎么回事儿？

甲 指导员负责投送的地段儿里，也住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，在一家照相馆工作。

乙 也和照相有关！

甲 这个人解放前开过一家“飞飞照相馆”，他就姓傅，叫

傅毕！

乙 想复辟的准不是好人！

甲 可他一贯假装好人，逢人三分笑，点头又哈腰，暗地煽阴风，霍霍在磨刀。

乙 是个典型的两面派。

甲 一九五七年整风时，他公开跳出来恶毒攻击，是个右派分子。公开反扑的惨败教训使这个家伙变得更加阴险狡猾，他知道在今天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，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等于自取灭亡。因此他变换手法，妄图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开缺口，向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，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。

乙 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！

甲 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，他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，再热的夏天，他家那厚窗帘也从来不拉开，据指导员了解，他平时很少开灯，可一个月总得用七、八度电。指导员和里弄民兵小分队分析，他很可能在家偷印黄色照片！

乙 我看，小王要等的那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，就是指导员说的那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；指导员说的那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，就是指挥部要找的那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。一句话，三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，其实就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！

甲 当下，指导员向小王做了布置，让他继续等候，不露声色，等罪证拿到手，给他照个相！

乙 照相？

甲 说完，指导员从口袋里拿出一个——

乙 照相机，

甲 手电筒！

乙 手电筒？这能照相嘛！

甲 你等会就知道了，我当时马上去通知前面三个同志继续向前巡逻，指导员去打了个电话给指挥部，汇报了情况。接着咱们两个跳进了街心花园的铁栏杆，荫蔽在树丛里。

乙 就等这家伙出场照相了。

甲 不一会儿，果然见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小王身边，刚想下车，又没下来！

乙 不是找小王的人？

甲 是找小王的，他骑车绕街心花园兜了一圈儿，这才在小王旁边下了车。

乙 真狡猾！

甲 当小王从这人手里把罪证拿到手之后，装着看照片，掏出手电筒，冷不防朝着他脸上一照！

乙 啊！这么照相啊！

甲 指导员一下子看出，这家伙就是傅毕！

乙 错不了！

甲 指导员和我一下子从花园里跳了出来，一前一后把他堵住。

乙 这家伙可做梦也没想到哇！

- 甲 指导员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我姓傅，叫傅……傅礼！”
- 乙 复礼？
- 甲 礼貌的礼。
- 乙 复礼就是复辟！
- 甲 指导员又问：“住在哪儿？”“住在，……住在……啊，对了，就住在对过那条弄堂里，二号二十八楼。”
- 乙 二十八楼？！
- 甲 “不，不，是二十八号二楼！”
- 乙 全乱了套了！
- 甲 指导员冷笑了一下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那条弄堂二十八号二楼姓张，不姓傅，住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！”
- 乙 指导员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
- 甲 那条弄堂就是那〇八呀！
- 乙 〇八？
- 甲 就是指导员掌握的百分之一百〇八的〇八呀！
- 乙 啊！正好派上用场了。
- 甲 这家伙一看谎言戳穿了，想赶快溜：“那老太太是我妹妹……”
- 乙 不象话！
- 甲 “不，是我姐姐……不，妈！……”
- 乙 越编越漏馅儿啦！
- 甲 这家伙一看彻底漏馅了，猛地跳上自行车，蹬车想走，